

自序

世之補傷寒者百餘家。究其所作。不出二義。一則因論
本文爲之註疏。猶公穀說春秋也。一則引仲景之文而
爲立論。猶韓嬰說詩而爲外傳也。然引徵者固不得斷
章取義之理。而註疏者反多以辭害義之文。初不知仲
景先師著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。良法大備。此靈素已
具諸病之體。而明鍼法之巧妙。至仲景復脩諸病之用。
而詳方藥之準繩。其常中之變。變中之常。靡不曲盡。使
全書具在。尋其所集。盡可以見病知源。自王叔和編次
傷寒雜病。分爲兩書。於本論削去雜病。然論中雜病留

而未去者尚多。是叔和。有傷寒論之專名。終不失傷寒
雜病合論之根蒂也。名不附實。是非混淆。古人精義弗
彰。是以讀之者鮮。而旁門岐路。莫知適從。豈非叔和編
次之謬。以禍之歟。世謂治傷寒。卽能治雜病。豈知仲景
雜病論。卽在傷寒論中。且傷寒中。又最多雜病夾雜其
間。故傷寒與雜病合論。則傷寒雜病之症。治井然。今傷
寒與雜病分門。而頭緒不清。必將以雜病混傷寒。而妄
治之矣。乃後人專爲傷寒著書。自朱奉議出。而傷寒之
書日多。而傷寒之病日混。非其欲傷寒之混也。由不識
何病是傷寒也。陶節菴出。而傷寒之書更多。非真傷寒

多也。卽金匱中雜病亦盡指爲傷寒也。世錮于邪說。反以仲景書難讀。而不知仲景書皆叔和改頭換面。非本來面目也。冠脉法序例于前集。可汗不可汗等于後。引列濕暍于太陽之首。霍亂勞復等于厥陰之外。雜鄙見于六經之中。是一部王叔和之書矣。林億諸公校正。不得仲景原集。惑于傷寒論之名。又妄編三百九十七法。一百一十三方之數。以附會叔和所定之傷寒。於是欲知仲景之道。更不可得。成無已信古篤好。矯然特出。惜其生林億之後。欲爲仲景功臣。無由得其真傳。故註仲景之書。而仲景之旨多不合。作明理論。而傷寒之理反

不明。因不得仲景傷寒雜病合論之旨。故不能辨許叔微三方鼎立之謬。反集之於註。開疑端于後人。豈非爲三百九十七法等說所誤乎。由是方中行有條辨之作。而仲景之規矩準繩。更加敗壞。名爲翻叔和之編。實以滅仲景之活法也。盧子由疏抄不編。林億之數目不宗。方氏之三綱。意甚有見。而又以六經謬配六義。增標本形層本氣化氣等說。仲景之法。又可燃如此撓亂哉。近日作者蜂起。尙論愈奇。去理愈遠。條分愈新。古法愈亂。仲景六經。反茅塞而莫辨。不深可憫耶。原夫仲景之六經。爲百病立法。不專爲傷寒一科。傷寒雜病。治無二理。

咸歸六經之節制。六經各有傷寒。非傷寒中獨有六經也。治傷寒者。但拘傷寒。不究其中有雜病之理。治雜病者。以傷寒論爲無關於雜病。而置之不問。將參贊化育之書。悉歸狐疑之域。愚甚爲斯道憂之。于仲景書究心有年。愧未深悉。然稍見此中微理。敢畧陳固陋。名曰傷寒論翼。不兼雜病者。恐人未知原文合論之旨。以雜病爲不足觀耳。其當與否。自有能辨之者。

甲寅春慈谿柯琴序

傷寒論翼目錄

卷上

全論大法第一

六經正義第二

合併啟微第三

風寒辨惑第四

溫暑指歸第五

瘧濕異同第六

平脈韋繩第七

目錄終

卷下

太陽病解第一

陽明病解第二

少陽病解第三

太陰病解第四

少陰病解第五

厥陰病解第六

製方大法第七

傷寒論翼卷上

慈谿柯

琴韻伯著

雲間王陳梁次辰閱

全論大法第一

按仲景自序言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。則傷寒雜病。未嘗分兩書也。凡條中不冠傷寒者。即與雜病同義。如太陽之頭項強痛。陽明之胃寒。少陽之口苦咽乾目眩。太陰之腹滿吐利。少陰之欲寐。厥陰之消渴氣上撞心等症。是六經之爲病。不是六經之傷寒。乃是大經分司諸病。網非專爲傷寒一症立法也。觀五經提綱。皆指內

證。惟太陽提綱爲寒邪傷表立。五經提綱皆熱指証。惟太陰提綱爲寒邪傷裏立。然太陽中暑發熱而亦惡寒。太陰傷熱亦腹痛而吐利。俱不離太陽主外。太陰主肉之定法。而六經分症皆兼傷寒雜病也明矣。因太陽主表。其提綱爲外感立法。故叔和將仲景之合論全屬傷寒。不知仲景已自明其書不獨爲傷寒設。所以太陽篇中先將諸病線索逐件提清。比他經更詳也。其曰太陽病或已發熱。或未發熱。必惡寒。身痛嘔逆。脈陰陽俱緊者。名曰傷寒。是傷寒另有提綱矣。此不特爲太陽傷寒之提綱。即六經傷寒提綱亦不外是。觀仲景獨於太陽

篇別其名曰傷寒。曰中風。曰中暑。曰溫病。曰濕痺。而他
經不復分者。則一隅之舉。可以尋其一貫之理也。其他
結胃藏結陽結陰結痰熱發黃熱入血室讖語如狂等
症。或因傷寒。或非傷寒。紛紜雜沓之中。正可以思傷寒
雜病合論之旨矣。蓋傷寒之外。皆雜病。病名多端。不可
以數計。故立六經而分司之。傷寒之中。最多雜病。內外
夾雜。虛實互呈。故將傷寒雜病而合參之。正以合中見
涇渭之清濁。此扼要法也。叔和不知此旨。謂瘧溫腸三
種。宜應別論。則中風溫病。何得與之合論耶。以三症爲
傷寒所致。與傷寒相似。故此見之。則中風非傷寒所致。

溫病與傷寒不相似者。何不爲之另列耶。霍亂是肝邪爲患。陰陽易瘥後勞復皆傷筋動血所致。咸當屬於厥陰。何得另立篇目。叔和分太陽三証於前。分厥陰諸証於後。開後人分門類症之端。豈知仲景約法能合百病。無該于六經而不能逃六經之外。只在六經上求根本。不在諸病名目上尋枝葉。乃叔和以私意紊亂仲景之原集。於勞復後重集可發汗不可發汗諸篇。如弱反在關。濡反在巔。微反在上。而氣不下。不知如何名反。豈濡弱微瀯等脉有定位乎。此類姑不悉辨。其云大法春夏宜發汗。冬宜吐。秋宜下。設小值其時。當汗不汗。當下不

下。必待其時耶。而且利水清火補溫和鮮等法。慨不言及。所以令人稱仲景只有汗吐下三法。寔由于此。夫四時者。衆人所同。受病者因人而異。汗吐下者。因病而施也。立法所以治病。非以治時。自有此大法之謬。後人因有隨時用藥之迂論。麻黃桂枝湯者。謂宜于冬月嚴寒。而三時禁用。論白虎湯者。謂宜于夏。而大禁秋冬。後與立夏之前。夫必先歲氣。毋伐天和。寒熱溫涼之逆用。為平人飲食調理之常耳。仲景因症立方。豈隨時定劑哉。當知仲景治法。悉本內經。按岐伯曰。調治之方。必別陰陽。病治陰。病治陽。定其中外。各守其鄉。外者外治。

內者內治。從外之內者治其外。從內之外者調其內。從
內之外而盛于外者。先調其內。後治其外。從外內而盛
于內者。先治其外。後調其內。中外不相及。則治主病。微
者調之。其次乎之。盛者奪之。寒熱溫涼。衰之以屬。隨其
攸利。此大法也。仲景祖述靡遺。憲章昭著。本論所稱發
熱惡寒。發於陽。無熱惡寒。發於陰者。是陰陽之別也。陽
病製白虎承氣以存陰。陰病製附子茱萸以扶陽。外者
麻桂以治表。內者用硝黃以治裏。其于表虛裏實。表熱
裏寒。發表和表。攻裏救裏。病有淺深。治有次第。方有輕
重。是定其中外。各守其綱也。太陽。明併病。小發汗。太

陽、明合病。用麻黃湯。是從外之內者治其外也。陽明病發熱汗出不惡寒。反惡熱。用梔豉湯。是從內之外者。調其內也。發汗不解。蒸、發熱者。從內之外而盛于外。調胃承氣先調其內也。表未解而心下痞者。從外之內而盛于內。當先解表。乃可攻痞。是先治其外。後調其內也。中外不相及。是病在半表半裏。大小柴治主病也。此卽所謂微者調之。其次平之。用白虎梔豉小承氣之類。盛者奪之。則用大承氣陷胃抵當之類矣。所云觀其脉症。知犯何逆。以法治之。則寒熱溫涼。衰之以屬。隨其攸利之謂也。若拘四時以拘法。限三法以治病。遇病之變。

遷則束手待斃矣。且汗下吐之法亦出於岐伯。而利水
清火調補等法悉其焉。其曰有邪者漬形以為汗。在皮
者汗而發之。寔者散而瀉之。此汗家三法。中滿者瀉之
于內。血寔者宜決之。是下之二法。高者因而越之。謂吐
下者引而竭之。謂利小便。慄悍者按而收之。是清火法。
氣虛宜掣引之。是調補法也。夫邪在皮毛。猶未傷形。故
仲景製麻黃湯急汗以發表。邪入肌肉。是已傷其形。故
用桂枝湯歠稀熱粥以解肌。是漬形以為汗。若邪正交
爭。內外皆寔。寒熱互呈。故製大青龍。于麻桂中加石膏。
以瀉火。是散而瀉之也。吐劑有梔豉瓜蒂。分胃中虛寔。

之相殊。下劑有大小。承氣調胃抵當。分氣血淺深之不同。利水有猪苓真武。寒熱之懸絕。清火有石膏芩連輩。輕重之差等。陽氣虛。加人參于附子。吳茱萸中以引陽。陰氣虛。加人參於白朮。瀉心中以引陰。諸法井然。質之岐伯。纖毫不爽。前聖後聖。其揆一也。愚更有議焉。仲景言平脈辨症。爲傷寒雜病論。是脈與症亦未嘗兩分也。夫因病而平脈。則平脈即在辨症中。病有陰陽。脈合陰陽。發熱惡寒。發于陽。無熱惡寒。發于陰。是病之陰陽也。當列全論之首。太浮動滑數名陽。沉濡弱弦微名陰。是脈之陰陽也。此條當爲之繼。叔和旣云搜採仲景舊論。

錄其証候診脉。是知叔和另立脉法。從此搜採耳。試觀
太陽篇云脉浮者病在表。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。脉浮
數者法當汗出愈。諸條脉法。不入辨脉平脉篇。是叔和
搜採未盡。猶遺仲景舊格也。由此推之。知寸口脉浮爲
在表。及寸口脉浮而緊。脉浮而數。諸條皆從此等處採
出。脉有陰結陽結條。未始不在陽明中風中寒之間。酒
漸惡寒而發熱者。未始不在少陽寒熱往來之部。脉陰
陽俱緊者。未必非少陰之文。陰陽相搏條。未必不在傷
寒脉結代之際。設仲景另集脉法。或有上下之分。諒無
平辨之別矣。名平名辨。皆叔和搜採之說。仲景所云各